

文苑外史

中冊

中冊目錄

第十三章	一個警告·····	二五三
第十四章	援兵·····	二六七
第十五章	最後一策·····	二八九
第十六章	拒絕·····	三一大
第十七章	分別·····	三四〇
第十八章	老家·····	三六八
第十九章	過去復活了·····	三八一
第二十章	等候的結果·····	四〇〇

第二十一章 郁爾先生下鄉……………四三二

第二十二章 遺產繼承人……………四五三

第二十三章 設建中的投資……………四七六

第二十四章 嘉士勃的慷慨……………四九六

第十三章 一個警告

在哲烏德先生的春季書目裏面，有亞勒弗烈·郁爾的一部新著的告白。書名叫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English Pros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內容包含若干論文（當中有幾篇曾出現在定期刊物上），組織成一系統。書的末章討論當代作家，尤其是有些用來作例證顯著者的主題——即是，新聞文學破壞了散文風格：對於當代某些風行一時的作家書中傾注了膽汁，這大約不會被人當爲甜蜜的香油而領受。這部書在批評欄遭了頗爲苛酷的待遇；大家對它大概不能置之不理（此乃對於無預期的讀衆的作家最安全的一種攻擊方式），所以只有最熟練的人才懷着敵意來寫批評它的文字，同時又不露出它的打擊業已有些奏效的意思來。一家自誇獨立不偏的晚報恣意笑讀那論戰的一章，而次日又印出由一位微微假託的通訊者發來的一封信極極揶揄的信，他將書和批評者一齊攻擊。在此期間，人們談到亞勒弗烈·郁爾，甚於自從他和克力門·法吉的那件著名的衝突以來的任何時候。

●那位出版家原就希望這樣。哲烏德是位精力旺盛而且屬於多血質的人，他着手這種事業，決心要在一年左右和那些緩緩地升進有威望的鞏固基礎的公司頡頏一下。他沒有巨大資本，但是他與一個時髦的女小說家結婚的那點幸運的猝遇，使他能憑藉一個來源的固定利潤，而他對於自己的判斷力的無邊的信心慫恿他花了一筆使得謹慎的人搖頭的開辦費。●他常談到「新的時代」，預期着出版業和印刷業的革命，每禮拜計劃許多未經他人嘗試的冒險事業，認為可以打動正在成熟過程中的民主的世代，同時凡是似乎可以惹起談論的任何東西，他都毫不躊躇地印行。

新潮五月號的「本月新書」一欄，費了大約半頁的地位給十九世紀的英國散文。這篇短評是油嘴滑舌的攻擊筆調的一個十足的模範。油嘴滑舌這東西，智力的罪惡的最無希望的形式，是法吉先生的刊物的一個特殊標誌；他的每月書評已經被那些只想獲得足資嘲笑的东西的新興讀的階級所熱切地企待。旁的批評者的敵意，若和這種惡毒的嘲笑比較起來，是笨拙而無實效的，它可以證明所批評的書既不能使人愉快，也無其他任何種類的興味，以此取悅於人。攻擊一個作家而不至於增加他的讀者，這真是新聞文學登峯造極的本領。新潮即令單獨存在，也可以充分地達到這個目標。事實既然這樣，沈默也許還是較佳的戰畧。但是法吉先生知道他的敵人在這放了毒藥的針尖之下會感到劇痛

，而這就是他的收穫。

在新潮出現的那天，哲烏德先生的私人辦事室中大家正討論那刊物對亞勒弗烈。郁爾的這樣對待。鄺比先生，他和這位出版家有親密的關係，恰好便道來訪，當時正有一個青年（哲烏德先生的閱稿人之一）對於是否法吉本人就是這篇批評的作者，表示懷疑。

「但是法吉的拇指痕充滿了整頁，」鄺比先生高叫。

「他鼓勵做這篇東西，那當然；不過我總想這是米爾溫那傢伙寫的。」

「這樣想？」出版家問。

「唔，我確實知道對於馬克蘭的書的短評是他的筆墨，我也有理由揣測他又評論郁爾的書。」

「漂亮小伙子，他，」哲烏德先生說，「他是誰，究竟？」

「某人的私生子 我相信，」忠實的情報來源回答，帶着笑。「登安（Denham）說他一兩年前在紐約（New York）見過他，是另外一個名字。」

「請原諒我，」鄺比先生插言，「這一切有些錯誤。」

他敘述他從郁爾本人聽得的關於米爾溫的歷史。雖然在此處是一個修正者，幾個鐘

頭之後，龔比先生就趁機會報告亨克斯先生，說新潮中對於郁爾的攻擊大致確係年輕的米爾溫寫的，結果當着這個謠言到了郁爾的耳邊，就被傳話的人認為是毫無疑問而且人週知的事實了。

在此事之先一個月，米爾溫往訪瑪利安·郁爾，就是在他父親不在家的那個禮拜日。郁爾後來聽見這個拜訪，他取一種不開心的態度，不過他的女兒懂得他感覺不快。關於不久要來倫敦居住的米爾溫的兩個妹妹，郁爾只是說瑪利安須得照着謹慎指示她的去做。假設她想邀請兩位米爾溫小姐到聖保羅新月，他只要求不要擾亂了家中各人的慣例時間。

照着她的習慣，瑪利安只是躲避在沈默裏面。沒有什麼比摩德和多娜的接近更受她歡迎，但她預料她自己的家不會無拘束地向她們開着；也許帶着乾脆的坦白行事，讓她的兩位朋友知道這環境的狼狽是必要的。不過這不能第一次就做；似乎太過於無情了。兩個姑娘到達的次日，她接着多娜一封短柬，差不多立即親身去訪問她朋友的寓所，以作回答。一禮拜後摩德和多娜到聖保羅新月來，那是一個禮拜日，郁爾先生故意離家外出。自此以後，她們只到過這家一次，也沒會着郁爾先生。但是瑪利安常到她們寓所去拜訪她們；間或在那裏遇着嘉士勃。他從不說到她的父親，要邀他再去訪問也談不到。

末了，瑪利安不得不和她的母親談到這事。郁爾太太貢獻出一個機會，問兩位來溫小姐何時再來。

「我不想我再會邀請她們了，」瑪利安回答。

她的母親懂得這話，現出煩惱的容色。

「我必得把真象告訴她們，除此別無他法，」女兒繼續說。「她們是有見識的；她們不會生我的氣。」

「但是你的父親從沒說她們的壞話，」郁爾太太迫切陳述。「沒向我說過一句，瑪利安。假設他說過，我定知把實情告訴你。」

「總之太使人不快。我不能帶着高興邀請她們來此。爸爸對於她們全家都有了成見，他不會改變的。不行，我乾脆告訴她們好了。」

「這使你很苦，」她的母親歎息。「要是我想我能說了就有點益處——但是我不能，親愛的。」

「我知道，媽媽。讓我們照舊好了。」

第二天正餐的時節郁爾回家，他從書房裏面喊瑪利安的名字。那天瑪利安從沒離家；她的工作是一個從零亂的稿件中鈔錄的長時間的苦工。她服從父親的召喚，離開起坐

問。

「這兒有點使你開心的東西，」他說，遞過那本新的新評，並指出那篇書評。她看了幾行，把那東西拋到掉上。

「這種文章令我惡心，」她叫起來，眼中帶着憤怒。「只有卑劣無心肝的人才能夠這樣寫。你一定不會讓它使你煩惱吧？」

「哦，一點不會，」她的父親回答，帶着誇張的鎮靜的表示。「不過我很驚訝你看不出這篇作品的文藝價值。我以為它會特別投你所好哩。」

他的聲音和所用字眼中有一種異樣，使她驚疑地望着他。她深知他的個性，曉得這樣一個批評會深深地激怒他；不過為什麼會反乎常度，把東西給她看，而且帶着這樣奇特的刻薄態度呢？

「爲什麼你要這樣說，爸爸？」

「難道你沒想到誰會寫這篇東西？」

她不會不了解他的意思；驚愕使她暫時說不出話來，後來她說道：

「定然是法吉先生自己寫了吧？」

「我聽人說不是。我從確實方面得着報告，他的一位年輕同志幹了這場功勞。」

「當然你指的是米爾溫先生，」她靜靜地回答。「但是我想這不會是真的。」他銳烈地望着她。他原來期待一個更為堅決的抗議。

「我看不出不相信的理由。」

「我看得出的理由多得很，直到我得你的證據。」

這個不純是瑪利安和他爭辯的自然語調。她素來是習慣於順從的。

「告訴我這話的人，」他繼續說，硬下他的臉和聲音，「是從哲烏德那裏得來的。」

郁爾自覺這個話的虛妄，不過他的心情不許可他說得巧妙，而且他想看看他說的話在瑪利安身上發生的效果。他的心中有兩種信念：一方面，他在這文章的每一行都看出法吉來；他一方面，他有一種剛愎的滿足，強迫自己相信米爾溫確是這般成功地捉得了他主人的作風。有種人被複雜的情感引入多少不合理的途徑，他好能抵抗向自己或別人辯解的機會，惜乎郁爾不是這類的人。

「哲烏德如何會知道呢？」

郁爾聳一聳肩。

「好像這類事件在編輯人和出版家當中不會傳播似的！」

「在這件事當中有了一個誤會。」

「爲什麼，請問？」他的聲音因憤怒而抖顫。「爲什麼定會有誤會？」

「因爲米爾溫先生決不能以這樣態度批評你的書。」

「這是你的誤會，女兒。米爾溫對於人家請到的任何事都會幹的，只要能獲得充分的報酬。」

瑪利安沈思了一會。當她重行抬起眼來的時候，它們是十分恬靜的。

「什麼使你作這樣想法呢？」

「難道我不知道人的典型嗎？*Noscitur ex Sociis*（因其友，知其人）——你的拉丁程度能懂得這句話嗎？」

「你會發現這事是被誤傳了。」瑪利安回答，並且立即離開房間。

她不能聽許自己再談話下去。一種她的父親歷來未曾在她身上激動出來的憤慨——真正說來，也就是她生平絕無僅有地想像得出的憤慨——大有迫使她發出將會變更她的全部生活趨勢的話來。此刻她見到她的父親最壞的方面，她的心被一個不自然的背叛所動搖。就讓他所報告的事他具著怎樣堅強的確信，他有什麼權利可以這樣利用它？他的行爲是會有惡意的。就令他心中有何懷疑，似乎使他他有警告地提防米爾溫的責任，這也不

是着手的方式。一個爲了慈愛的單純動機所激動的父親，說話和態度決不會這樣。

支配他的是文藝界的仇恨的可憎惡的精神；這種精神使人急切相信一切惡事，它蒙蔽人，激怒人。她被命運注定要過的這種生存的無價值，她從來沒有這般強烈地感覺到。那個無聊的評論，現在又加上她父親的卑劣的忿怒——這些東西足以使得一切文藝好似人生的一個病的贅瘤。

忘却了時間，她坐在她的臥室內，直到一個敲門的響聲和她母親的語音提醒她正餐已在等候。一個衝動幾乎使她說出她事可不去吃飯，不願人來攪擾。但是這樣將是軟弱的勇氣。她略在鏡中一照，使她的臉不要有異常的標誌，於是走下樓去，照常就坐。在吃飯時間始終沒有一句談話，郁爾的心情最陰鬱；他急啖了幾口食物，於是注意閱看晚報。起身的時節，他向瑪利安說：

「那東西你已經鈔完了嗎？」

這個語調，即令向一個莽撞的僕人說話，也嫌不客氣。

「只有一半多點，」是冷淡的回答。

「今夜能不能弄完？」

「我怕不能。我要出去。」

「那麼我只得自己動手。」

於是他向書房走去。

郁爾太太在一個神經過敏的極度苦痛中。

「什麼事，親愛的？」她用懇求的低語詢問瑪利安。「哦，不要和你爸爸爭吵！千萬不可！」

「我不能當奴隸，媽媽，我不能被人不公平地待遇。」

「什麼事？讓我去向他說。」

「那是無用的。我們決不能在恐怖中過生活。」

對於郁爾太太這是不能想像的災難。她從未夢想到，瑪利安，這安靜溫柔的瑪利安，會被迫反抗起來。而且來得有如霹靂般的突然。她想問問，在飯前短短的會見中，父女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情；但是瑪利安不把機會給她，正說到那最後幾個抖顫的字她就離開房間了。

這女孩原來決定去拜訪她的朋友，就是那姊妹二人，並且叫她們以後決不要來家看她。但是她壓抑了她的良心，讓她父親把那個需要結束的鈔寫獨自苦作，這已不是容易的事。不是她的意志，而是她的激怒了的感情，向他回答說她將不做這工作；她竟果

然說出這樣的話來，這已經使她驚詫。當着她的服褲的劇烈跳動消退了，她將占據她全身的那件極不幸的激動的各種動機更清楚地洞察。她的心爲一種恐懼所窘迫，怕的是在爲米爾溫辯護這件事情上面她說出了愚蠢的話。他不是親口說過，爲了前途起見，他也許會作出卑劣的事情嗎？說不定捨去了她的自制而且使她以公然的反抗來迎她父親的粗暴舉動的，乃是想像他業已實行了他的說話的那種忍受不住的痛苦哩。

實現她的目的是不可能的；她不能從容審量地離了家，在別處去過幾個鐘頭，把這樣憤怒和苦痛的思想拋在後面。她逐漸回復到她的自然的面目；恐懼和懺悔寒了她的心。

她下到書房，輕輕叩門，走進去。

「爸爸，我剛才說了幾句出於無心的話。當然我要繼續鈔寫，儘快把它做完。」

「你不要做這類事，小姐。」他坐在常坐的地方，已經在作瑪利安的工作；他說話的聲音低而重濁。「今晚隨你高興做什麼，我不需要你。」

「剛才我的舉動很乖張。請你饒恕我，爸爸。」

「敬乞你走過開。妳聽見沒有？」

他的兩眼燃燒起來，他的褪了色的牙齒兇惡地露出。瑪利安不敢，真的不敢挨攔他。她躊躇，但是一種可怕的不公平的意識重復在她內心激動；於是她和原來走進的時候

一樣悄然退出。

她想現在她有充分的權利可以走她自己想走的地方了。不過這個自由只是存在理論當中；她的柔順膽小的天性使她仍在家中——而且在樓上她的臥室裏面：因為，假如她走去和母親坐着，她必得談到剛才發生的事情，這是她感覺不能做的。一個可以傾吐一切苦痛的朋友在現刻對於她是很寶貴的，然而摩德和多娜是她僅有的知交，而對於她們她又不可以做那能給人以慰藉的充分自白。

郁爾太太不敢冒昧來攪擾她。瑪利安既不外出，在家中又不露面，這證明了她的煩惱的心境，但是當母親的沒有能夠安慰她的力量的自信。照着習慣的時間，她帶着丈夫的咖啡走到書房；那眼暫時掉來看她的面孔並不誘導談話，不過愁痛使她不得不說起話來。

「爲什麼你不高興瑪利安呢，亞勒弗烈？」

「你倒不如問她的反常行爲是什麼道理。」

一句苛刻的拒絕話是她最大的期待。這樣被鼓勵了一下，她胆怯地提出另一問題。

「她的行爲怎樣？」

「我想你是有耳朵的。」

「但是在那個以前是不是有點什麼呢？你向她說話那麼發怒。」

「說話那麼發怒，我真的？她出走了，我想？」

「不，她沒有出去。」

「那就行了。不要再擾我。」

她不敢再逗留。

第二天上午的早餐似乎將有不交談就過去的趨勢。但是當郁爾把他的椅子推還的時候，瑪利安——她的面容蒼白帶病——向他問了一句話，關於照例她今天要在博物院閱覽室去做的工作。他用實事求是的語調回答，幾分鐘之間他們談話大致和旁的時候一個樣子。半點鐘後，瑪利安照常動身到博物院去。她的父親停留在家。

這點偶然的事件暫時告了結束。瑪利安覺得最好是把已過之事置之度外，她的父親顯然也是想這樣做。她曾經求他饒恕，而他拒絕了她，這是他的苛酷；不過到了現在她又再能考慮到他的一切困苦辛勞，他的因遭不幸而激怒的脾氣，以及那個新的創傷。他現在竟回復了他尋常的態度，這是他的後悔的充分證據。她要是能收回她的憤恚的話，她一定欣然收回；她犯了稚氣的突發脾氣，而且說不定為將來準備下更壞的痛苦。

然而，說不定她的父親這樣被警告一下也是好的。她並不完全是柔順，他也許會磨

折她出了忍耐的範圍；也許將來有一天她必得和他面對面地立着，而且宣告她有她自己的生活要求。她不忘懷這種可能性也是對的。

今天晚上沒有工作期待他做。睡覺之後不久，她準備外出；她向母親聲述十點鐘左右回來。

「代我致意她們，親愛的——假若你喜歡，」郁爾太太低聲說。

「自然我會。」